

西湖记得鹰飞过

——怀念袁鹰

陈冠柏

袁鹰走了。9月1日傍晚,我从好友罗达成那里第一时间得知噩耗,震惊悲痛,半晌没得平静。之前和袁鹰同事的人民日报文艺部老编辑刘梦岚跟我说到老田(袁鹰本名田钟洛)时有告,虽然他去年初冬住了院,但还稳定,大家都期待明年给他过百岁生日呢。我总有一个期盼,明年定赶去参加这个盛会。不料天不假年,没差几步,生生让他在百岁的峻伟高墙前收足,而留给我难平的至憾与刺痛。

我是1975年认识袁鹰的。那时我还在北方一个工厂,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儿去的,“混充”当时流行的工农兵通讯员进了人民日报文艺部见习。我和袁鹰办公室紧挨着,和这么有名的作家为邻,头一次见他,真有点惶恐拘谨。他那敦厚方脸上的浓眉明眸,谈吐俊逸干练,潇洒才情,不凡气韵,似乎很难近身。但一接触,顾虑渐消,就一个友善宽仁的长者嘛。知我是宁波人,他便亲昵地和我说“阿拉阿拉”,说他是“半个浙江人”。我这个小同乡因此也跟他多了分亲近,常常被他问及家乡的这个那个,而他总是兴致勃勃。

是的,他跟浙江跟杭州缘分很近。1934年10岁时,他随父母举家从淮安迁来杭州,插班考入杭州师范附属小学。学校在南山路,紧贴西湖,家呢,也在不远的劳动路红门局弄。那时漫画家华君武也住那里,同学少年,常有互动,留下美好记忆。他在杭州住了快4年,抗战爆发,杭州沦陷,生活变得艰难,1938年他父亲带全家迁居上海。他曾回忆道,全家拖着行李箱笼乘几辆人力车去杭州城站,挤进一辆装难民的闷罐车离开,火车开动时望着渐行渐远的家乡,难过得直掉泪。

我进报社见习时还不太会写东西,但老田并没因为我和同期的其他学员来自基层、水平参差不齐而轻视怠慢。每有习作给他,不论用与不

用,他都细心指点。他总是鼓励我们多写多练,我们也就借着有他和他的编辑同人在,放手练笔,不拘一格,学到许多编、采、写的真本事。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报纸第一时间要有反应,记得他激情满面地把我叫到他跟前:“你们这些学员就代表工农兵了,快写一篇!”我就回头趴在桌上,一个多小时交稿给他,他拿稿子的手微微发抖,边看边说:“好!《人民的铁拳》!”那份涌自内心的喜悦至今仍让我难忘。我说署什么名呢?他几乎没做停顿:“你们六男加一女,就叫路佳宜吧!”真是才思敏捷,不让分秒,见识了。

前后近两年吧,我的学业结束。就如一期“黄埔”,终身受益,我也是带着这份感受向老田辞行的。他依然“阿拉阿拉”的,让我回去多些写,多给他寄稿子,多告知些家乡新近发生的人和事。

1982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繁荣,西湖变拥挤了,成群游人和旅游服务业让昔日的静山穆水不再,应因变化、施策改善成为一个社会课题,我写了篇不足千字的杂文《西湖小了》,寄给老田。他很重视,很快在《大地》副刊显著位置刊出。以后随着市政建设和服务业的改善,杭州被紧缩的游息空间拓宽了,朗朗湖山更开阔秀美。要不再来一个续篇?老田一口说好,于是两年后几乎在同样的显著位置刊发了我的杂文《西湖大了》。人民日报关注西湖的这一小一大,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可人们并不知后面有“半个杭州人”老田在关切着啊!

1982年初夏,老田因胆切除手术后需要异地疗养,原打算在太湖边找个安静处,结果还是选择了来杭州,望江山疗养院。我接他时,一见面他就拍着腹部说:“冠柏,我现在是无胆英雄了!”说完大笑。到院后,看到此地绿树掩映,远山如黛,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可能是他摆脱繁

忙杂务最闲适的一段日子。他说:“坐在室外的小阳台上,一伸手便能触到阴阴的绿影。泡上一杯龙井茶,靠在藤椅上读些平时难得有机会读的书,实在是赏心悦目的享受。”原以为他会静心疗养,不再劳累,哪晓得他依然读书不停,写作不辍。有一回我去看他,见桌上摆了一叠书, he 说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刘耀林送来的,都是他喜欢的书。我看几乎都是和杭州、西湖相关的,《西湖诗词选》《西湖古代白话小说选》《西湖二集》等等,没等几天,书都给一一读完了。

疗养院的医生护士得知他是袁鹰,大作家,又是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都喜欢向他打听北京时政消息,也会和他讨论这部小说那部电影,他总乐于应对,让人如坐春风,觉得有味道有收益。他没架子,宽厚热情,平易近人,和传达室职工、园林维修工、食堂师傅和一些病友都处得很熟,得空聊天,乐在其中。他跑去龙井喝茶,和青年服务员交上了朋友,于是三上龙井。他冒雨去富阳凭吊死于日寇枪口下的郁华和郁达夫两位烈士,在新建的双烈亭与一位陌生的温州访客相遇,竟在亭内对着富春江烟雨和对方长聊久久。这种待人接物之道,既是谦卑尊人的好品行,也是好作家的职业素养,接地气,善于在与公众的真诚接触中不间断地汲取素材养分。果然,所有这些对谈者的身影话音,都被写入他小住杭州的系列散文中。

老田结束疗养离开杭州前,我和当地报社几位与他相熟的朋友请他在楼外楼吃了个饭。那时这座名楼刚刚翻新一新,很堂皇。那天老田气色极佳,面对湖光山色说了很多杭州掌故,许多内容我都记不清了,但他引用陈毅的那句诗我记着:“杭州太守例能诗,市长今日岂无辞?”说着一口气数了一长串能写诗的“杭州太守”的名字。这份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洒脱从容,令我这个天天在西湖边混着的人汗颜,除了白居易苏轼范仲

淹,我能数出几个?他这种饱学涵养,也是“童子功”练的,他曾回忆在杭州读小学时姓金的语文老师,怎么鼓励和引导他“课外阅读”,教他怎么打好底子,几年下来,让他“来到一个完全新奇的天地”。故乡留给他许多,他也记得故乡许多,他的笔,写岳庙于谦祠,写灵隐净慈,写西泠印社冷泉亭,写浣纱河边捣衣声……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士人的良品懿德,奉守一个信条——疏离和怠慢了故乡,也便看淡和轻慢了人生。

1985年,在南京钟山脚下,我又和老田见面了。那次我是去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很运气,沾了写改革题材的光,虽然文章本身并不成熟。老田见到我拍了我两下肩膀,热情鼓励:“你出息了,好好写!”他又说到杭州、浙江,说那里是改革开放的热土,好题材多,好好去发掘。回馈于我的努力,他给过我很多刊发作品的篇幅,甚至一个整版。

几年后我离职自行创业去了。国内国外,行业转换,与写作渐远,也与老田少了往来,但惦记时常在心。去年理东西,偶尔翻阅到老田1983年除夕送我的散文集《远行》,里面说到“杭州的水果,总有些特别惹人忆念之处”,说到萧山杨梅,说它“又甜又有点酸,一直甜到心里,只是离开杭州以后,也就不常尝着了”。这几行字,一下子勾起了我对老田的万般思念,赶紧打听去哪儿能弄到最正宗的萧山杨梅给他快递去。可惜正是疫情,诸多不便,没成。得知老田走了,长吁一声,才知那是永也无法弥补的缺憾了。

我欲因之梦杨梅,只待来年果红时。

今天老田将“远行”。晨无眠,起来写上些文字为他送行。记得3天前我在罗达成怀念袁鹰的帖子后留言,最后几句是:“阿拉阿拉,何时再能听到那乡音的呼唤,抑或在天堂?祈愿他远行安好,我常在天际凝望一鹰飞过!”

2023年9月5日杭州

仙居临海寄怀

许江

癸卯立秋始,连续三日,赴仙居山壑与临海古城采风,其中神仙居七年前曾登访一次,临海却是初见。此行虽短促,却重览仙山神奇,又倍感古城风采。一路踏歌而行,辑十二首小诗,以为山川寄怀,人文抒情。

又见神仙洞天有感之一

石崖壁立垂千仞,
巨崖伟拔列万城。
都说李白梦天姥,
眼前洞天自缤纷。

又见神仙洞天有感之二

百佛来朝风帆起,
三圣听经云水积。
烟霞鸿濛又深处,
神仙剧场最惊奇。

送神仙居开发人朱志明

千年谢履寻山踪,
万丈烟霞觅苍穹。
只身探秘青云上,
众仙邀来栖奇峰。

观徐小凤《诗画仙居》感怀

青雾浓抹青山淡,
烟霞浮涌烟宇沉。
一丘一整总有意,
神仙山居养云人。

神仙居天姥山礼赞

莲台遥对慈怀抱,
仙岚连襟如意桥。
观音大士南天座,
万丈云霞万顷涛。

神仙居蟠桃园感怀

云雾翳然石壁开,
巨崖浑茫雕凿来。
若把山峦比山桃,
天地宏宇如盆栽。

永安溪漂流杂记

碧水如浆浸石山,
绿植浓郁绕溪长。
忽见白鹤滑空翔,
烈日灼灼下九滩。

观禾木筷子博物馆有感

漆木贝缕写滋味,
竹衣青郁显葳蕤。
禾木匠心天香篆,
一箸一筷亦梦迴。

夜游临海古城感怀

穿越崔嵬古城洲,
眼望空濛四塔悬。
宋代府城人间味,
偕越千年恍若仙。

观临海博物馆兴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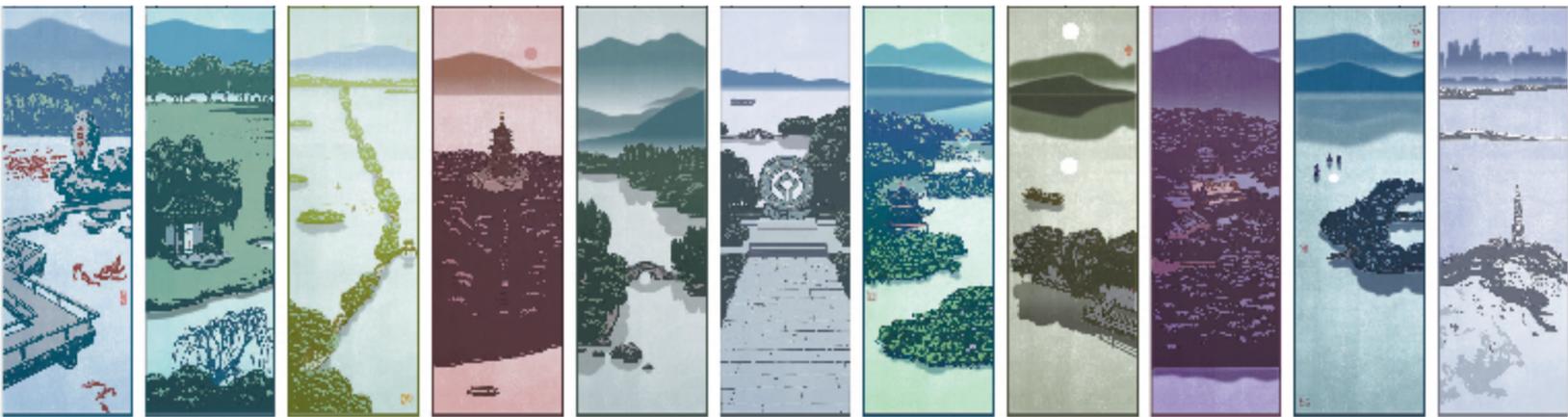
曾经沧海难为水,
纵然山河常回味。
金石碑写地方史,
一瓦一石铭心扉。

游北固山城感怀

长虬虬曲龙翻腾,
高台错落虎跃升。
山河如怀城如抱,
北固南中对望瞳。

登临海古城墙感怀

城廓巍峨锁春秋,
墙芯浑茫锁诸侯。
噙心宦家托孤地,
远志高僧放海舟。
千砖万石塑雄伟,
一山一水汇风流。
御寇抗洪筑家园,
临海古城誉神州。



版画《东方文化名湖》于洪 作

一棹烟波贩图史

杨开颜

清晨,织里船埠码头停着一艘满载书籍的手摇船,船身狭长,搭置有船棚,棚下两侧放置着书架,船中还没有书桌和木椅,这就是明清至民国湖州特有的专门贩书的书船。在铁路尚未兴起的古代中国,环太湖流域密布的水网成就了这“流动书肆”的兴盛。

“吴江四子”之张隽有《寓浔口号》云:“自于香火有深缘,旧管新收几缺编。旅食数年无可似,最难忘是卖书船。”

湖州书商们每每向刻书家购买后装船出运,由两名船夫轮流摇橹,一路沿埠出售。船一到河埠,系好缆绳后,就由人上船选择书籍,同时将预备好的书目传单放在衣袖筒内,出入宦宦、生员、举子等爱书人家,除了受到热情的接待,还能叨陪末座做客,很受欢迎。

清学者赵翼每每听闻书船到埠就喜不自禁,他在《陔北集》《消夏绝句》一诗中提到:“解事童奴传好语,门前新到卖书船。”

海宁硤石陈禧也爱书如命,每逢织里书船停靠后,他都要上船选购,又常常欣然作诗。他的诗中打趣说,有举子进京赶考,途经小镇正好遇到了湖州来的书船,好奇之下进船观看,结果买爽了,最后花光盘缠典当衣服再买书,估计是考不成试了。

常熟汲古阁主毛晋“好古博览,性嗜卷轴”,他对善本古籍的搜集常常一掷千金。释苍雪《南来堂诗集·赋赠毛子晋午赴试南场》称之为:“千金万金置田屋,谁见挥毫买书读?世皆贵金不贵书,书价谁知倍不足。”

毛晋开创了一页一价的土豪行为,高价购书,精明如湖州书客蜂拥而来,湖州书舶云集七星桥毛家门外,成为一时盛况。郑德懋《汲古阁主人小传》也说起毛晋:“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宋槧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一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江湖戏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

毛氏。

清张鉴《眠琴山馆藏书目序》夸奖湖州书商说:“吾湖固多贾客,织里一乡,居者皆以佣书为业。出则扁舟孤棹,举凡平江远近数百里之间,筒籍不胫而走。盖自元时至今,几百四载,上至都门,下迨海舶,苟得一善本,辄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

这其中还有一件趣事,《牧斋遗事》中提到钱谦益购买宋版《前汉书》与《后汉书》的故事:“初,牧斋得此书仅出价三百余金,以《后汉书》缺二本,售之者固减价也。牧翁宝之如拱璧,遍属书贾,欲补其缺。一书贾停舟于乌镇,买面为晚食,见辅主人于败簏中取书二本作包裹,谛视,则宋板《后汉书》也。贾心动窃喜,因出数枚钱贖之。而首页已缺,贾向主人求之,主人曰:‘顷为对邻裹面,亦可也。’乃并其首页获全,星夜来常,钱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以甘金,是书遂完璧。其纸质墨色炯然夺目,真藏书家不世宝也。”

湖州书船声名远播,享誉江南。后来连皇帝征书都要借助其力。乾隆修四库时专门寄谕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教他们迅速购访遗书,旨云:“遗籍珍藏,固随地俱有,而江浙人文渊藪,其流传较别省更多,果能切实搜罗,自无不渐臻完备。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又湖州书最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县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如能向此等人善为咨询详加物色,因而四处借抄,仍将原书迅速发还,谅无不踊跃从事。”这也算“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的另一种版本了。

湖州书船的成功不仅将我国古代贩书业的发展推向顶峰,还促进了刻书业、藏书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承与繁荣,难怪俞樾称赞其为“吾湖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

折得稻花插满头

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稻谷记》观后

马 风

纪录片的属性也是它的魅力,就是再现曾经的历史以及正在发生的历史。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稻谷记》(下称《稻谷记》)正是运用纪录片的这种属性,从一粒稻米开始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展示稻作文明如何辐射到周边的领域,并记录考古科技人员如何寻迹探源的过程。

由点及面、多维度多层面是《稻谷记》的叙述结构方式。稻米的溯源,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讲述野生稻如何经过人类的驯化转化为栽培稻,追溯稻作文化的源头,讲述稻米如何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结构,出现了生食、烤炙之外的第三类食物:蒸煮的稻米,从而也改造了人类体质特征,极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乃至到今天的遗存和影响,诸如浙江仍在流行的甄子饭、海鲜饭等烹制方法,呈现的是时间上的意义;也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梳理中国稻作文化的版图,讲述那些金黄的稻粒是如何在华夏民族乃至全世界繁衍生根,开枝散叶,同时也推翻和改写了稻米源头在印度的结论,呈现的是空间上的意义;更是化学意义上的:呈现的是稻米驯化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多方位的促进,比如陶器、大漆、石犁、轮等的使用和这些器具在其他领域的发散性运用,以及稻米带来的各种食物品种的衍生,比如酒的酿造,当然还可以引申出研磨后的粉、压轧后的面以及舂捶后的糍粑等等,还有因稻米充足促进人口增长带来的一系列相应的社会发展,如城市、建筑等,呈现的是文化上的意义。所以说,稻米从人类文明源头带来的是一条风光旖旎、激流飞扬的长江大河,它从时间空间以及文化三个维度对中华远古文明给予支撑。

《稻谷记》是按时间循序来逐步完成稻米版图的拼图,其间,就有若干重要板块的坐标落在浙江这片土地上。它们在稻米文化进化

的历程中,担当着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使命,证明浙江这块万物丰饶、气候温湿的沿海土地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摇篮,妥妥地占据C位,成为中华稻作文明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而且,若是从地理版图上看,从上山开始,浙江的稻作文化似乎也是依照浙江西高东低的地势和江河流向,逐渐按时间循序向下游推进蔓延,这是巧合吗?它们和中华大地上别的稻作板块联袂谱写了“出蒙昧、入文明”的远古史诗。

《稻谷记》是一部带有鲜明而丰富的科技含量和考古知识的纪录片,但也看得出《稻谷记》出于传播的考量,将几种纪录风格糅合在一起,以适应当下的考古热,既有专家高屋建瓴的口述,给予该片以学术理论的专业支持;同时,还有考古人员探方现场操作和实验室操作的过程和讲述,比如如何通过微如尘埃的植砧体寻找稻米源头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到考古专业人员的敏锐目光和专业素养,比如浙江考古人员在上山文化遗址敏锐发现闲置的球状石块竟然是先民进行脱谷用的工具,从而弥补了食用稻米环节缺失的重要一环,关键是,还记录了今天生活在这些稻米版图上仍在种植、食用稻米的人们日常生活,让人们看到古老的稻米在今天的存在方式。

《稻谷记》用专业言说、考古实物以及农业风俗遗存,记录了拼接中华稻作文化版图的过程,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对人类远古栽培稻的产生以及传播繁衍的美丽想象,诚如《稻谷记》解说词所言“认识万物的属性,掌握改造的方法,形成造物的范式,远古先民将经验沉淀为技艺,认知升华为智慧,天工开物,文明成河”,此外,还有一点可以想象的,是稻米的历史饱含着先民的辛劳和欢乐:锄禾日下汗如珠,折得稻花插满头。